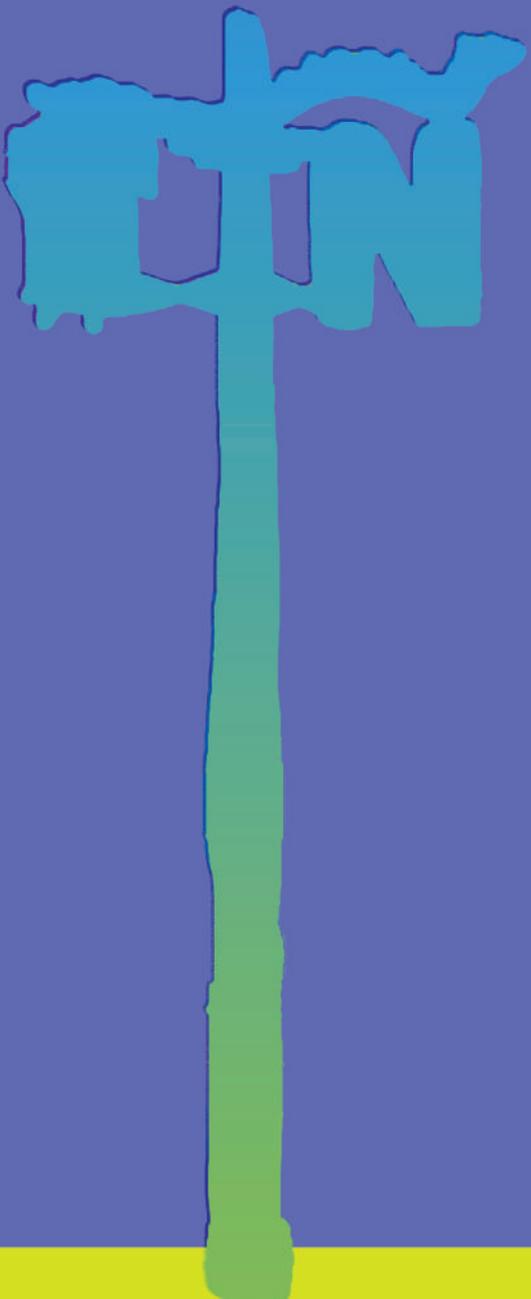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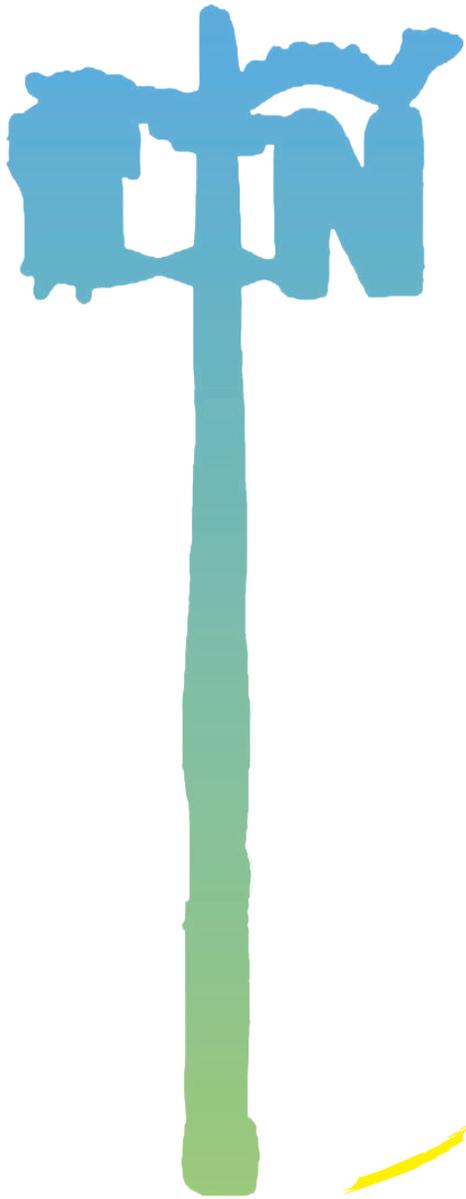


TESELA

20
20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Universidad de Tamkang



Fanal que en Gongdeng contemplas a diario
los pálidos visajes de la luna,
de sol derrumbamientos y naufragios,
prende nuestra eñe en alto a gran altura
para que en tu campo universitario
reverberen los númenes de Hesperia.

行道燈在宮燈大道上每天

望著月娘蒼白的臉龐、

賞著烈日的傾倒和沈溺

在高處高高燃放著我們的Ñ字母

讓使你的大學校園

映照出西方之國-希斯皮里亞守護神的模樣

Rachi Lamarti 葉汐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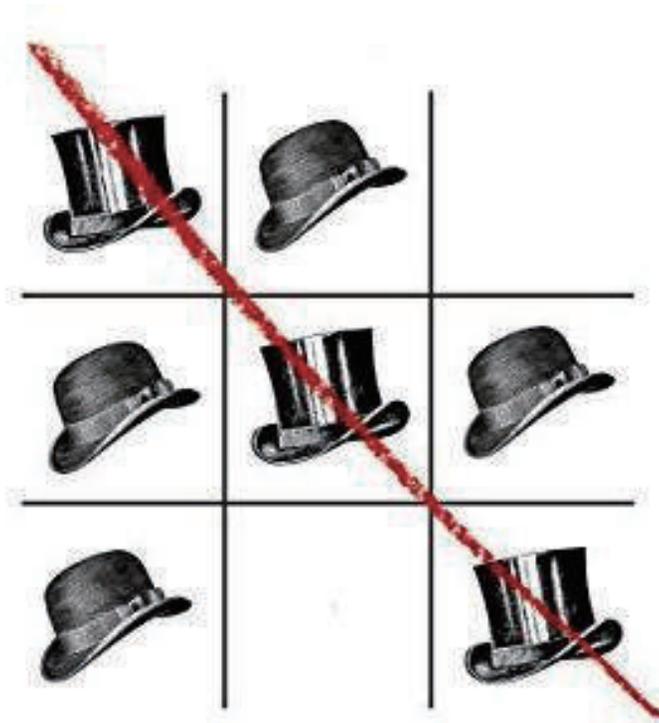
Índice 目錄

1. Teatro 01-06
戲劇
2. Crónica 07-12
報導
3. Receta 13-14
食譜
4. Reportaje 15-22
專欄
5. Ex-alumnos por el mundo 23-26
系友看世界

Tres sombreros de copa

de Miguel Mihura

Tres sombreros de copa es la ópera prima de Miguel Mihura, uno de los mayores dramaturgos españoles del siglo XX, autor de comedias y sátiras como *A media luz los tres* o *Tres citas con el destino*, también con el número tres por medio.



Escrita en 1932 y estrenada en 1952 bajo la dirección de Gustavo Pérez Puig, *Tres sombreros de copa* pone de manifiesto el don de Miguel Mihura para la comedia, el enredo, la sátira y el absurdo. En un hotelito de provincias, el protagonista de la obra, Dionisio, se redescubre a sí mismo la víspera de su boda de la mano de una bella bailarina llamada Paula y los otros miembros de la pintoresca compañía de variedades que a la sazón se hospedan en el mismo hotel. Las disparatadas situaciones surgidas a raíz de ese choque entre el mundo burgués de Dionisio y el de la farándula hacen imposible contener la risa.

Con esta divertidísima comedia, los estudiantes graduados en 2019 pusieron el broche y la guinda a su carrera en el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de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Rachid Lamarti



2019「三頂大禮帽」

—荒謬與哲理共存的畢業公演

文 系友 王正杰

荒謬的劇本--更多的發揮空間

許多演員們當初拿到劇本時的反應和我相似：第一個直覺是「我到底看到了什麼劇本」？劇情裡各種離奇荒謬的事情——人物突然從那個房間跳到這個房間，哪位女舞者又跟哪位將軍有所曖昧，種種莫名其妙的一切……當時首次閱讀劇本時，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這齣劇所要表達的東西，當然亦有可能是劇本荒謬離奇之外，還要用西文去快速理解這篇故事，更何況幾個月後馬上要面臨的是畢業公演的時間問題。

然而在幾次反覆詳讀與理解後，我們終於明白「對！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合理的解釋當中發生的一切。」，不論是當時旅館主人邀請主角看奇怪的燈塔，與莫名其妙打電話來的乞丐對罵，甚至是突然出現的舞者與想要敲詐有錢人的舞團主人，這些都是荒謬至極的事情，我們或許不需要給這部劇合理的解釋。於是我們決定順水推舟，好吧！既然這部劇就是如此荒誕，那就來強化它的戲劇性吧！原本苦惱如何讓觀眾明白笑點的我們頓時間靈光乍現，盡所能地把荒誕的元素加以擴大，想到什麼就把它納入，既然已經沒有邏輯的道理了，那就開心的玩一場戲吧！



正因為是一場喜劇，玩就要玩得開心且有意思，太過束縛反而很難輕鬆地應對群眾與緊張的心情，不如回到小時候扮家家酒般融入角色並加以應對，比起死板的背台詞，大家更偏好以角色為出發點在劇裡面互動。看似簡單的事情，執行起來卻比單純背誦劇情要來的更困難，不僅考驗演員們對於角色的熟悉度，更考驗臨場反應。沒想到每位演員都能輕鬆地掌握住戲劇的靈魂，將其角色扮演地活靈活現，而觀眾也看得津津有味。

愛情即是一齣荒謬劇

回歸到這部劇的主軸，看似荒誕的劇情，我們更有進一步的解釋：其實愛情本來就是如此荒唐、衝動。不論是主角看到女舞者時瞬間墜入愛河，還是上一秒覺得未婚妻如同天使，下一秒則將之視為癩蛤蟆。愛情本來就是稍縱即逝、誰也說不定的詭譎變化；更別說陷入「兩難」的時候，我們總要為了抉擇付出代價，而選擇的同時也偶爾會傷害到人，就如主角如果選擇了與女舞者私奔，那麼他必定會受到原未婚妻家庭的追殺，以及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感到罪惡與悔恨；但是若選擇參加婚禮迎娶未婚妻，卻又會對自己心之所向有所違背，一輩子活在與自己不合適的家庭裡面。儘管最後主角選擇了回到婚禮面對現實，那夢一般的夜晚仍然在他心中迴響激盪，所以終究帶著愁苦的臉離去。講到這裡，或許會同情主角，又或許認為他是世俗所認定的「渣男」，但是真正讓人憐憫的，是那可憐的女舞者，原本以為可以不再一輩子欺騙富有的男人過活，終於可以真正感受愛與被愛那甜蜜的滋味，卻仍然遇上「我的男人終究不是我的男人」如此一般的哀事，再透過舞團團長一番數落，她更相信自己不值得如此美妙的愛情，最後亦選擇勸說主角準時參加婚禮而非選擇兩人私奔。



1. Teatro 戲劇



將上述兩個元素，「荒誕」與「哲理」串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如此輕鬆的事情，為了平衡趣味性與確保觀眾能感受到角色的無奈，整個劇組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找到完美的平衡，透過與汐帆老師不斷溝通與指導如何能夠找出最適合的改編方式，並與大家竭盡所能的腦力激盪，一部同時接到地氣，也保留了原本哲理的劇本就誕生。其實本來有點擔心改過的劇本觀眾會笑不出來，已經準備好被學弟妹洗臉的我，看到觀眾哄堂大笑的同時真的很感動，因為我們的團隊一起做到了，我們成功的把這個劇本演活了。

校外演出--是機會，也是挑戰。

還記得主任當時跟我提是否要挑戰校外演出，並表示我們將是淡江西語系畢業公演到校外表演的先鋒。其實我沒有考慮太多，只覺得「這樣挺酷的」，就二話不說答應了。當然，能夠當第一個做這麼酷的事情的人，誰不要呢？如此天真的想法卻在籌備後期受到嚴重的教訓。我們當時對校外場地不了解，也因籌備校內公演就忙得不可開交，校外的表演又是一項額外的負擔。當時沒有時間多考慮後續種種事情，直到校外演出前一個月，才發現原來是要自己架設舞台。還好當時及早請同學幫忙處理相關事務，否則我們很有可能會變成「街頭舞台劇」。當然事情並非如此容易，就許多方面而言，校外演出是一件新穎且未知的事情，不管是宣傳、道具擺設等，都需要想出

一套更適合的方法。包括道具床的擺設、如何更動某些大型道具並且達到同樣的效果，這些當時也苦惱了劇組人員好一陣子。所幸最後成果正如預期的設想，雖然看起來有些陽春，但是至少成功地試著將演出帶至校外，並且為下一屆的系公演製造更好的機會與經驗，這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主任當時也提醒我，不要對自己太苛責，只要盡可能地做到最好，遇到的問題可以傳承給下一屆，作為參考與改善。

籌備畢業公演的過程非常具有挑戰性，從最一開始找演員人數不齊，到最後克服了字幕問題，一路上很感謝所有劇組人員、老師、系上的所有人，正因為劇組人員加上演員前後不到二十個人，幾乎只有上一屆的一半，所以我們每個人分擔的事情也相對的加倍沉重。身為導演的我，同時間要分身處理美宣、場務等，如果沒有其他人與我一起分擔，甚至是互相叮嚀互相導戲，這部劇則不會成為我們心中的那個樣子。因此，我要再一次的感謝所有幫助及參與過公演的人，每一個你，都是這部劇的主角；因為你的努力與付出，也讓此齣既荒謬又哲理的戲劇成功地在校內外落幕。



2019 墨西哥實習紀行

■ 林佳儒

直至現在，仍舊無法忘懷，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錄取名單上的激動。沒有一絲留念，沒有一點畏懼，打包行囊，我終於要踏上這塊神秘的土地了。

兩個轉機點，將近二十四小時的航程，一路上沒有出發前的從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絲絲的憂心，因為在搭機當天，自己出了人生飛行上的大紕漏，當然，所有事情都是學習，只不過懸掛的一顆心直到抵達墨西哥那一刻才算真的放下了。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墨西哥城南方約一小時車程的Chalco一家紡織公司HILOS KINGTEX實習。我的實習單位是出貨部門，每天點貨、記錄出貨單、包貨、最後確認貨單.....，天天都在充實、忙碌又幸福的氛圍下度過看似漫長的九小時。單位主管叫René，是一個沒大我幾歲的台灣姊姊，比起上司她更像是朋友，除了工作上的教導外，還時常跟我分享好吃的、好玩的。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夥伴也都非常風趣，大家相處融洽，經常能在工廠各個角落聽到他們Clarita，Clarita的呼喚著我，有時甚至還會偷偷地塞糖果給我，然後跟我說『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閒暇之餘，我也會和他們談天說地，彼此分享著墨西哥和台灣的文化差異。



我和我的實習夥伴Rocío也把握僅有的空閒時間探索墨西哥。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倆走在大家公認相當危險的墨西哥，依舊瘋瘋癲癲的在不少城市留下瀟灑的足跡。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南美洲，當地的異國風情和真摯的人們，讓涉世未深的我在短短的兩個月就無法自拔的愛上這個讓人又愛又畏懼的國度。這一趟旅行我們走訪了五個城市，每一個城市都留有我們珍貴的回憶與不同的故事。冰淇淋店的帥小哥、酒吧裡彈著琴為我們即興高唱的樂團、攤販小哥、熱心助人的路人.....太多太多了，在墨西哥，簡單的一兩句話就可以與他人建立友誼，他們的友善、他們的愛心，讓我感受到一整個民族的溫暖。

熱情、自由、奔放是拉丁民族的天性，這兩個月裡，我真真實實地感受到他們的民族特性。見面的擁抱與親吻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下班後駐足酒吧、一杯啤酒、一曲salsa就足夠他們洗滌一整天的疲累。有趣的是，入境不隨俗的我們在他們跳著salsa的同時，在一旁跳著hippop or jazz，畫面雖有點不協調，但又如何，享受當下是我們唯一追求的狀態。

兩個月轉瞬即逝，縱有萬般不捨，依舊只能帶著所有美好的回憶和它道別。有人說過：『人生如旅途，我們一邊再見，一邊遇見。』是啊！再見了，我親愛的墨西哥，期待我們再次相遇的那一天。



每一個城市都留有我們珍貴的回憶與不同的故事。冰淇淋店的帥小哥、酒吧裡彈著琴為我們即興高唱的樂團、攤販小哥、熱心助人的路人.....太多太多了，在墨西哥，簡單的一兩句話就可以與他人建立友誼，他們的友善、他們的愛心，讓我感受到一整個民族的溫暖。

勇闖墨西哥之菜鳥實習生



許喻婷

野生動物園，和動物近距離接觸

2019夏天，我和佳儒一同踏上墨西哥這塊充滿未知的國度，在墨西哥城的台商縫紉線生產工廠（Hilos Kingtex）整整實習了兩個月，我想...這段充滿青澀、驚奇、冒險的體驗，會是我多年後仍念念不忘的熱血青春。

就和多數人一樣，對墨西哥的印象是很有限的，不外乎是仙人掌、龍舌蘭或是電影可可夜總會裡的亡靈節，抑或是大家刻板印象中「很危險的國家」。雖然我曾想過若干年後去中南美洲旅行，但，在墨西哥待上整整兩個月？不是旅遊而是實習？當！然！想！都！沒！想！過！人生總是這樣無法預料，既然機會來了就放手為自己勇敢闖一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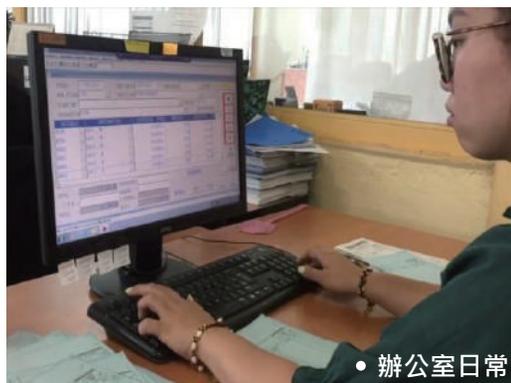
今年海外實習計畫是系上和該公司的第一次合作，從看到公告到面試完畢，短短不到兩個禮拜，但那段時間的心情異常興奮和忐忑不安，直到公告錄取名單後，相關的合約、機票、保險、申請費用才如火如荼的展開。因為忙中有誤，竟然忘了上網申請最重要的ESTA（美國線上簽證），錯過了前往美國的班機，沒想到人還沒到墨西哥就先學到最重要的一課，「膽大還要心細」將會是我往後人生的座右銘！

經過了一整天的航程後，終於飛抵墨西哥城貝尼托•胡亞雷斯國際機場，晚上八點左右，經理坐uber到機場接我至員工宿舍，沿路都有寫著“BIENVENIDO A MÉXICO”的大招牌，令人印象很深刻。遙遠的墨西哥，兩個月未知的日子.....我來了！

公司裡除了老闆及老闆娘，還有四位台籍主管，其餘員工大多是當地人，有會計師、秘書、工人，技術指導人員等等...，當時只有我和佳儒是實習生。經理和學姊們都非常親切，也都非常用心教導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辦公室處理文書資料，有時候也需要使用西語跟當地秘書溝通、諮詢，只要敢開口、願意學習，大家都願意聆聽，真心覺得是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和老闆一對一面談，報告這個禮拜所學、所看的事物，有問題也可以藉此機會提出，老闆不但會回答我們的問題，也會和我們分享自己最近所學到的知識，並關心我們對當地飲食、氣候是否習慣。實際操作一個禮拜後工作漸漸上手，也讓我焦慮不安的心情逐漸平復。平日中餐是所有人一起到員工餐廳用餐，阿姨會貼心地幫我們另外準備菜色，帶回員工宿舍當晚餐。阿姨煮的都是臺菜，讓我們倍感溫暖，也緩解了不少鄉愁。

閒暇之餘，我們也會去市中心或是別的城市走走逛逛，體驗道地的墨西哥風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Puebla這個小鎮，第一次去的時候，不僅和冰淇淋店店員玩起剪刀石頭布，還有當地畫家送我們小畫，更有現場駐唱的小酒吧，一天就結交了許多當地朋友，大家都非常友善！



• 辦公室日常

雖然墨西哥的治安不如臺灣，但大部分的墨西哥人都非常親切，只要隨時保持警覺，平安的出門也一定可以平安的回家！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了，我常常都不敢相信，這個暑假居然就這樣結束了。在異國有開心、也有想家的時候，但所有的挑戰都必須一一去面對、去克服，不嘗試永遠不知道結果。別人說的永遠是別人的故事，每個故事也一定都有酸甜苦辣，趁著年輕勇敢嘗試一次吧！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機會，勇敢地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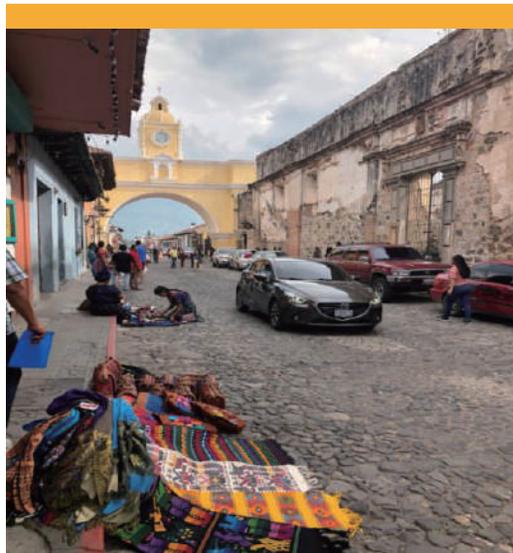
• 初來乍到，第一次採買！



• 熱情的冰淇淋店員

來去瓜地馬拉學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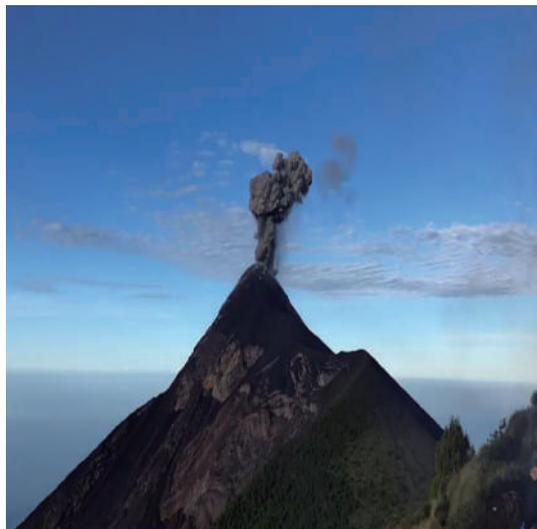
■ 林芳瑜



今年暑假，決定隻身前往位於中南美洲的瓜地馬拉學習西班牙文。我選擇的語言學校是座落在水火山山腳下的小鎮，名叫安地瓜，整個城鎮的建築是前西班牙殖民時期所留下來的遺址，小鎮到處都是七彩的房子及古蹟。在這個奇幻的小鎮上，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還有許多提供西班牙文一對一教學的語言學校，我就讀的是一間名叫EL MUNDO的語言學校，老師ANA是當地的馬雅人。

語言學校的教學非常有彈性，可以自由選擇四或六小時的西班牙文家教，並且會依照每個人的程度準備教材，課後也會舉辦許多戶外活動讓學生報名參加，老師會帶學生去爬火山或到當地聚落參觀，最特別的是每個禮拜二都有一堂免費的SALSA舞蹈教學。我最喜歡做的事是當老師的跟屁蟲，下課後跟著老師去當地市場採買晚餐所需要的食材，因為我覺得市場是最能反映當地文化特色的地方。在當地就讀語言學校的好處是你會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整間學校只有我一位亞洲人，每個人的學習目的和動機都不同，與他們交流也給了我很大的文化衝擊。

周末我常會跟語言學校的同學在瓜地馬拉或是去宏都拉斯旅遊，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決定去爬一座四千公尺高，名叫Acatenango的火山，從這座火山的高點可以眺望另外一座叫Volcán de fuego的活火山，在紮營時，我聽到活火山每隔幾秒鐘準備噴發前的爆炸聲，夜晚看到紅色的岩漿隨著火山口順流而下的場景，讓我感到十分震撼。攀爬這座火山對體能上是一大挑戰，需要自己背著大約七公斤的裝備上山，沿路又是十分濕滑鬆軟的火山泥，每每前進一步就會往後退兩步，晚上更是降到兩、三度的低溫，但沿途風景讓人彷彿置身在雲端，配上嚮導給的熱可可和紅酒，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我去的另一間語言學校叫 SAN PEDRO，位在阿弟特蘭湖周圍的一個小村落。當地仍保有瑪雅語言和傳統瑪雅服飾，山坡上有整片的玉米田及酪梨田，近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是以務農為生，當地盛產可可和咖啡。SAN PEDRO 這間語言學校是由茅草屋所建造而成的，學校就像一座森林，有時甚至會有蜂鳥陪伴你上課。每天下午五點學校會提供免費的西文會話或足球課程，村落中也有許多當地的休閒活動可供選擇，我喜歡去騎馬、滑獨木舟、騎越野四輪車或是爬火山，有時也會去附近的咖啡廳欣賞湖邊景色。當地的麵包和香蕉蛋糕十分有名，湖邊有一間日本夫妻開的日式料理店，偶爾我也會去捧場。

小村落的生活十分平靜愜意，平時只要搭著小船或是嘟嘟車就可以到其他村落去參觀，鄰近有以天然染料染布聞名的村落、有以藝術和繪畫著名的小鎮，每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在瓜地馬拉遊學的日子讓我學到許多在課本或是學校學習不到的經驗，也讓我了解到獨立的重要性。自從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我也開始反思是不是應該要勇敢地踏出舒適圈，張開雙臂來擁抱各種不同的文化。另外，此次旅行更激勵了我學習西文的動力，讓我深刻的體會到學習一種語言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考試或是那張檢定證書，而是藉由語言與當地人溝通以及了解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到瓜地馬拉學習西班牙文是我這輩子做的最開心、最正確的決定，也希望大家能夠勇敢的踏出腳步，去體驗不一樣的人生。



Huevos rotos

Ingredientes (para dos personas)

- Dos patas grandes*
- Tres o cuatro huevos*
- 100 g de panceta*
- Aceite de oliva*
- S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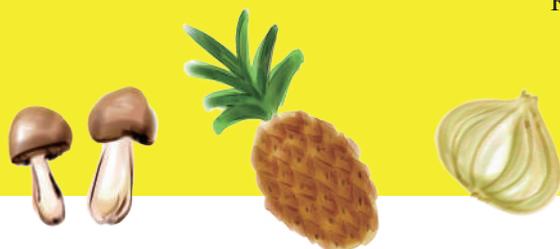
Elaboración

Primero, pelamos, lavamos, secamos bien las patatas y las cortamos en rodajas finas. A continuación, en una sartén, calentamos suficiente aceite de oliva para freír las patatas. Cuando el aceite esté bien caliente, echamos las patatas y las freímos a fuego medio-alto durante unos 8-10 minutos. Cuando las patatas estén blandas y ligeramente doradas, las sacamos de la sartén y las escurrimos.

Mientras se escurren las patatas, en la misma sartén que antes, pero ahora con muy poco aceite, freímos las lonchas de panceta, apenas un minuto por cada lado. Luego las sacamos de la sartén y las escurrimos en papel de cocina. Después, las troceamos en tiras pequeñas y las reservamos. A continuación, echamos las patatas, ya escurridas, en un recipiente y les añadimos un poco de sal. Seguidamente, sobre las patatas distribuimos los trozos de panceta.

Luego, en la misma sartén con aceite de oliva, freímos los huevos a fuego medio. Mientras se fríen, vamos echando aceite caliente sobre las yemas con la ayuda de una espátula apropiada. Cuando las yemas (todavía sin cuajar) hayan cogido un color blanco, retiramos los huevos de la sartén y los escurrimos. Finalmente, ponemos los huevos sobre las patatas y la panceta y, con la ayuda de dos tenedores o cuchillos, “rompemos” los huevos de manera que tanto la yema como los trozos de clara queden repartidos por todo el plato. Si se desea, al final se puede remover y mezclar todo más (patatas, huevos y panceta) para uniformizar el sabor.

Receta de José Miguel Blanco Pena



Docencia e Investigación en Taiwán

por Susana Vittadini Andres



Existen momentos en la vida que cambian el rumbo de nuestra propia historia. Las decisiones que tomamos, la más de las veces, se tornan en un camino sin retorno hacia nuestra propia evolución, ello es lo que me ocurrió cuando acepté el ofrecimiento de ir a enseñar a Taiwán. Extremo Oriente me atraía y ya había estado en Corea del Sur haciendo un trabajo de investigación, lo que me ayudó a decidirme y dar un “sí” que me cambiaría la vida. Por supuesto que debí reunir una serie de requisitos para ser finalmente aceptada.

Ejercí la docencia en Taiwán en los inicios del nuevo milenio, pero mi educación y aprendizaje se retrotrae al siglo anterior, en una época en que los gobiernos militares ilegales se alternaban, en Argentina, con algunos constitucionales. Por ello es importante, conocer ciertos aspectos de mi formación para entender más los retos y desafíos en mi experiencia académica Taiwanesea.

Mis inicios en la docencia se llevaron a cabo en mi país de origen, Argentina. Allí, hace ya algunos años, el tipo de enseñanza estaba muy influenciado por el sistema europeo en el cual el enciclopedismo, el razonamiento y la memorización constituían elementos fundamentales. Con relación a la última no era tan rígida ni extendida como lo era en Taiwán. Al presente, la influencia de los Estados Unidos, entre otras, ha ido modificando los parámetros precedentes haciéndose más hincapié en lo práctico que en lo teórico, dándole relevancia a los análisis de casos y una mayor importancia a los hechos que a la conceptualización abstracta.

En lo relativo a la relación educador – educando, la misma, en general, no era muy cercana, sobre todo en el ámbito universitario. A diferencia de los alumnos en primaria y secundaria (etapas que corresponden a la división institucional europea, en particular la de España) quienes por lo general eran y son bulliciosos, con una gran tendencia a charlar en la clase; por supuesto no todos, pero en la actual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tales conductas distaban de ser aisladas. En tanto a nivel universitario, me refiero a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donde estudié abogacía, se imponía el respeto y a veces hasta cierto temor al profesor, siendo la mayoría de las clases de tipo expositivas, es decir el profesor habla y los alumnos escuchan. Pero a medida que se avanzaba en la carrera esas características iban disminuyendo. La interacción entre alumnos y profesores aumentaba produciéndose un mayor diálogo entre las partes.

Fui contratada por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para desempeñarme en 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con su maestría de posgrado, mas luego también dicté clases en 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principalmente en clases de conversación. De manera que tuve experiencia en diferentes espacios y niveles en esta universidad privada Taiwanesa.

Lo que primero llamó mi atención y me obligó a replantear estrategias de enseñanza fue la aparente pasibilidad de los alumnos, quienes escuchaban mas no preguntaban. A ello se agregó que, los del posgrado estaban más familiarizados con el modelo norteamericano, en particular, con el análisis de la casuística y no en los aspectos teóricos en general. Por otra parte, demostraron estar muy responsablemente comprometidos con los estudios que eligieron para lograr su maestría. Otro aspecto que es necesario destacar se refiere a los tipos de análisis que realizaban pues marcaban una arista diferente del problema



o para la posible solución, considerando la eventual respuesta en otras latitudes. Es que su razonamiento se llevaba a cabo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ltural y humana diferente, circunstancia relevante para aprehender y entender su forma de pensar y decidir en disímiles situaciones. Era como observar y evaluar una situación desde otro punto de vista. Por ejemplo, dado un enfrentamiento armado, en Latinoamérica se podría estudiar el hecho desde lo político o como un resultado de liderazgos, mas lo económico es muchas veces soslayado al igual que las particulares creencias o cultura de los sectores en pugna.

En las clases de conversación, se destacaban alumnos con muy buen empleo del español, pero, al principio, no era fácil posibilitar y llevar a cabo la interacción entre las dos partes del proceso educativo. Tampoco había un liderazgo al estilo latinoamericano, predominando las singularidades, si bien, con presencia de grupos no muy numerosos. De ahí que el tratamiento individual más que el grupal se imponía, dándole a cada uno, una posibilidad y tiempo de acuerdo con su particularidad. Esta estrategia de aprendizaje demostró ser la más adecuada, si bien había que realizar modificaciones y retoques con cada diferente grupo de alumnos.

Otro aspecto, el cual, sin duda alguna, me produjo una muy grata impresión, más allá de las preocupaciones y alguna que otra discusión que generó, fueron las calificaciones. En Argentina, difícilmente un alumno que aprueba tiene en cuenta la nota numérica, pues, con no reprobado o no tener que recuperar la materia ya estaría, en general, satisfecho.

Pero en Taiwán la situación era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la preocupación de los estudiantes por la evaluación final dio lugar a más de un debate. Confieso que me llevó un poco de tiempo habituarme a algo que allí parecía normal, pero que en mi tierra natal era casi inexistente.

Lo importante de todo esto es poder apreciar las diferencias entre dos culturas que están, en muchos aspectos, en las antípodas, y poder reconocer lo positivo, así como las falencias en la propia. Por lo que mi experiencia allí se convirtió en una gran oportunidad de modificar o rectificar conductas propias adoptando otras más convenientes. La calidez humana de alumnos, profesores y personal de la universidad me facilitaron mucho poder cruzar el puente entre culturas y lograr armonía en las relaciones.



Las facilidades para la preparación de las clases y la investigación merecen un párrafo aparte. Siendo, allí, profesora full time se me dio un despacho donde podía trabajar el tiempo que quisiera incluso en los fines de semana, lo que realmente era muy gratificante. Para la investigación contaba con una muy completa biblioteca que incluía material con una amplia gama temática a la que, sin dificultad alguna podía acceder, además de elementos de multimedia. Todo esto fue para mí, como un sueño realizado ya que podía abocarme a trabajar muy cómodamente, y con un espacio de uso exclusivo, lo cual contribuyó a que mi producción académica allí fuera, a mi parecer, bastante importante, sobre todo comparándolo con lo realizado en mi país.

Los materiales de multimedia no sólo estaban a disposición del profesor, sino también los educandos podían hacer uso de ellos, para sus presentaciones. El fácil acceso a la tecnología les posibilitaba desarrollar y usar diferentes técnicas que los habría de ayudar mucho en el futuro cuando tuvieran que presentar proyectos en sus lugares de trabajo. De hecho, muchos de los que fueron mis alumnos, ahora, se desenvuelven en empresas de importación-exportación con sedes y relaciones comerciales en países de habla hispana.

Prepararlos para el futuro y al mismo tiempo hacerles conocer las diferentes respuestas latinoamericanas frente a desafíos fueron otras de las razones por las que dar a conocer mi cultura era importante. Así, también, llevé a cabo diferentes actividades fuera del aula como fue la de hacerles conocer comida argentina, aunque lamentablemente nunca he sido muy buena cocinera. Y, mi experiencia, puntualmente, preparando polenta fue “aparentemente” satisfactoria por la buena voluntad y excelente predisposición de los alumnos que supieron disculpar mis falencias culinarias, pues estaba muy chirle.

Sin lugar a dudas, en una sociedad pujante como la taiwanesa la competitividad y las exigencias eran acordes. Y, en cierta forma, los jóvenes van siendo preparados desde chicos para hacer frente a esas situaciones, por lo que era considerado necesario exponerlos a una fuerte presión para superarse y vencer todo tipo de obstáculos.

El ámbito físico debe ser considerado para la efectiva aplicación de estrategias de vida. En el caso de Taiwán, existe una gran masa humana que convive día a día en un espacio no muy extenso, a diferencia de Argentina, con un vasto territorio, donde, incluso al presente, no son muchos los profesores universitarios que tienen un despacho y residen casi todo el día en la misma institución. En la Universidad Tamkang los despachos de los profesores full time o de cargos que los hagan acreedores a los mismos hacen que su presencia sea mucho mayor, aconteciendo lo propio con los que viven en el mismo campus universitario en forma permanente. Éste último fue mi caso, lo que me permitía estar siempre a disposición de autoridades y educandos. De manera tal que se imponía una actitud muy cortés entre todos, a diferencia de otros lugares en que se puede mantener una mayor distancia cuando hay personas que no coinciden en sus ideas o actitudes. Esto me permitió entender mucho más la imposición de los ritos propiciada y enseñada por Confucio, ya que era la forma más adecuada para evitar conflictos. Para tener una idea más clara, baste agregar que el territorio de Taiwán está contenido poco más de 77 veces en e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en tanto su población es más de la mitad que la del país Latinoamericano. En Taiwán mucha gente en un territorio no muy grande y en Argentina, comparativamente, poca gente en una extensa superficie.

No sólo la experiencia docente y académica en general ha sido muy rica, pues hay que incluir las actividades sociales y recreativas que en esa universidad se llevaban a cabo. A ello se debe agregar el poder estar en un ambiente en el que flores, árboles y plantas en general posibilitaban tranquilos paseos por lugares muy bonitos en el mismo campus. Recorrer el área ocupada por la institución disfrutando de la naturaleza era muy relajante y facilitaba la introspección indispensable a la hora de decidir el camino a seguir en cuestiones de investigación o en el proceso enseñanza-aprendizaje. Además, la universidad está ubicada muy cerca del mar y próxima al Parque Nacional de Yang Míng San permitiéndole a mis ojos poder extender la mirada en la distancia, circunstancia que en mi caso fue necesaria al estar más acostumbrada a los grandes espacios abiertos de mi país.

Lo que en inicios fue enfrentar una serie de situaciones y desafíos culturalmente diferentes de las existentes en lugares donde anteriormente ejercí la docencia y hacía investigación, poco a poco se trocaron en un ambiente propicio para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y laborales. Por ello, en las fotos que se adjuntan no he incluido a ninguna de las queridas personas de allí, es que omitir alguna hubiera sido imperdonable y siendo tantas hubiera sido muy fácil hacerlo.

教學相長的滋味

— 昆卡華語教師初體驗

文系友 高韻晴

文章的最一開始，我要感謝系主任林惠瑛Maite和西語系對我的認可，給了我這次到西班牙教授華語的機會。只能說在我努力準備地同時，也有一份幸運相隨。是多麼幸運的人才能夠獲得機票與食宿免費及在國外教書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嘴角還是會不自覺上揚，是一種喜悅的幸福感。

學校派我赴西班牙擔任華語教師的這個工作經驗，讓我有機會成為了一位真正的教師。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我來到了大陸，成為了一位英文老師，這個工作讓我擁有了相比其他同學更優渥的薪資。回想起大四剛收到錄取消息的時候，我心中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到底該不該去到這麼遠的國家，去做一份與我未來規劃不相干的職務，僅僅是這麼一件事，就困擾了我好久好久。眼看時間一天一天地流逝，再不去申請簽證就來不及了，我不停地問同學的想法、家人的意見和老師的建議。最後，因為一席話，我決定要踏上這段路，克服我對於異國的恐懼，一位老師對我說：「你可以永遠做井底的那隻青蛙，安安逸逸地待在你的舒適圈，那你看到的就只有從井底看上去的那一塊天空；如果你願意做翱翔在天際的大鵬鳥，那麼整片藍天都是你的，就看你怎麼選擇。」這句話深深點醒了我，這麼好的機會在我面前，若不懂珍惜，一定會後悔。

到了西班牙，從一開始的一無所知、心中充滿了不安，到後來的得心應手，都是淬鍊。在昆卡，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很熱情，不管我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都熱心地幫忙我，連教室都讓我一間一間地挑選，甚至到後來我還多了一位助教，讓我真正感受到一份身為「教師」的榮譽。





在教學過程中我發現，比起不斷灌輸他們新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保持著對中文學習的熱忱。因此，如何維持課堂的生動有趣，成為我授課上遇到最大的難題。相較於兒童班，有些遊戲已不再適用於他們，所以我需要不斷地思考，並且不斷地改良。對於他們來說最難的就是音調，他們聽寫的時候會常常把二聲或一聲混淆。因此我用說故事的方式，讓他們記住四聲，並且在每一次上課前都不斷地複習再複習。



我的學生們都非常的好學，涵蓋各種年齡層、各種職業，例如：有一個老爺爺是護理師，特別喜歡中國文化，喜歡研究易經、喜歡針灸，也寫了一手很棒的毛筆字。還有一個大學生，雖然晚了幾節課來，但是零基礎的他很快就跟上了，發音也是全班最標準的，他說他知道發音對中文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盡可能地做到最完美。另外有兩個女生是朋友，每次對方發音不好的時候都會互相取笑，讓課堂增添了不少歡樂的氣氛。他們坐在同一間教室，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十分有趣。看著他們認真地抄著筆記，擠眉弄眼地把每一個音發到最標準，甚至後來可以流利地講一段完整的自我介紹，我認為這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去年，我花了將近五個月的時間待在西班牙，我不後悔，因為這次經驗，讓我收穫非常多。我了解到了如何成為一位好的教師；我學會了如何在大家面前大膽地發言並保持自信；在備課的同時我更加地認識到了中華文化；在跟當地人交流的時候我提升了我的西班牙文；在教華語的期間我選修了當地的課程，成為一個短期留學生；我環遊了歐洲幾個國家，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認識了不同國度的朋友.....這些收穫是文字無法完全描述的，需要自己親身體會，才知箇中滋味。

在這次的交換中，我不僅僅是一個老師，更是一個學習者的角色--學習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學習如何擔任好教師的角色；也學習如何面對新的文化。在一天天的生活後，我也開始喜歡上那個原本陌生的地方。昆卡是一個純樸的小鎮、環境十分幽靜、治安也很好，不論誰去到那裡教書都將會成為一種享受。這個小鎮也為我人生烙印一個美麗的印記。



La alegría de enseñar

por Luis Gómez

De Madrid a Tamkang, en un plis plas. Desde hace tres meses colaboro como voluntario en las clases del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de Tamkang. Estoy muy contento. Para mí, la enseñanza es mi vocación y ayudar en las clases es precioso, pues no pongo notas, no examino, no corrijo exámenes, no tengo que regañar a nadie; pero sí tengo que contar historias, explicar refranes y sobre todo motivar a los alumnos... Me ilusiona pensar que en el futuro el aprendizaje del español les será útil a los alumnos en sus trabajos, en sus viajes y quién sabe si también en su vida familiar.



Antes de dejar mi trabajo en España, pude trabajar con varios jóvenes que habían terminado sus estudios y tenían puestos directivos como jefes de sección en almacenes de bricolaje. No tenían los conocimientos de los productos que vendían, no tenían experiencia académica en marketing, no tenían experiencia laboral previa; sin embargo, habían sido seleccionados. Personalmente, creo que cada vez más empresas demandan jóvenes no solo con buenos expedientes académicos, sino también optimistas, maduros, solidarios y con ganas de aprender. ¡Alumnos de Tamkang contáis con mis mejores deseos!

¡Gracias a todos!

Nota: *en un plis plas es en un santiamén*

從西語世界通往不「葡」通的人生

文系友 沈建男 (Basilio Shen)

感謝系主任林惠瑛老師給我這個機會來分享從畢業後至今的就業心得。故事要從2011年大學畢業時沒有抽到外交替代役到海外的邦交國服務開始說起。在得知沒有抽到外交替代役的消息後，我馬上投入國防部考選預士的準備，順利考取後被派到高雄鳳山步兵學校接受訓練，由於役期很短因此在二階段專長訓練結束後馬上準備抽籤來決定分發的單位。籤運一向很好的我，抽到大家口中的金馬獎。沒錯！我被派到外島中的金門服役！還記得剛到部隊的第1天連長和我說：「情報處處長之前是派駐在約旦的武官，特別喜歡懂外語的人到情報處工作，我想他應該會很喜歡你」。當初就憑著西班牙語的專長被派到金防部情報處擔任情報士官。其實情報的工作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除了每天監控對岸的動靜外，更常做的工作是接待邦交國軍方人員或是情報人員來台進行的交流活動。為什麼和軍事相關的外賓來台灣時一定會到訪金門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金門是台灣唯一打過仗的地方，在抗戰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在接待外賓眾多繁瑣的工作範疇中最常使用到的無庸置疑一定是翻譯，舉凡介紹金門戰地歷史、特色景點解說、參訪手冊翻譯等，甚至連贈送給外賓的金門砲彈鋼刀上所刻的文字翻譯也是我的工作範疇之一。很慶幸大一時修過Maite老師的西語國家藝術賞析與大四時修過陸孟雁老師的口筆譯課程，讓我常常拿當時上課的講義當作工作上救急的法寶，多虧了西班牙語讓我有機會體驗



和別人不一樣的軍旅生活，也藉此機會真正把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派上用場。

退伍後我面試了大約5間外派墨西哥的工作，其中產業大多為紡織、行車紀錄器、玩具等，工作職位大多為儲備幹部、業務、或是採購，應屆大學畢業生薪資大約落在1000美金左右，好一點的公司可能因為你有些許工作經驗願意給到1200美金。但是這樣的薪水和我在台灣能應徵上的工作差不多，雖然說外派工作包吃包住還有阿姨幫忙洗衣煮飯，但缺點是1年只能回台灣休假1次甚至有些公司第一年還不能回台休假。這樣的條件下，當時的我並沒有選擇直接外派，而是選擇先在台灣累積工作經驗並把握時間充實自己。

我畢業後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台北一間上市公司擔任拉丁美洲區的國貿業務，正式踏上國際貿易的旅途。有別於一般大公司工作內容極度專業分工，在這裡講求的是一條龍式的國貿流程。公司的業務除了ERP系統下單到工廠生產的步驟不需要操作以外，其餘的國貿流程皆需要親自參與，舉凡樣品寄送、報價接單、成本核算、交期追蹤、船期確認、貨款催收、信用狀審核等。當然在國際貿易的世界裡不會每天一帆風順，偶爾也是會遇到一些突發狀況，但是每次只要順利地解決問題後，經驗價值就像玩遊戲打怪獸一樣會慢慢提升。當然這時候也到了該踏出新手區出發接受更艱難的挑戰了。還記得第一次安排自己獨自到中南美洲拜訪客戶在出發前是多麼的緊張，經過仔細評估後我選了巴西和哥倫比亞。全部的行程規劃都是由我自己一個人包辦，從出發前研究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學開始，還要關心當時政局的狀況、了解民俗風情、行程流暢度、航班銜接問題、飯店預訂、大小小瑣事等；此外，當然還包括報告老闆在公務拜訪結束後，預估幫公司帶回多少訂單。談談我選擇哥倫比亞和巴西為第一次商務拜訪國家的原因吧！當初我選擇哥倫比亞是因為那時我們公司的產品在哥倫比亞已經是市佔第一的供應商，倘若想要再增加市占率光靠信件往來與電話的陌生開發是絕對不夠的。因此我認為需要安排一場面對面且有熱度的登門拜訪，畢竟見面三分情！原本不太愛搭理人的客戶，一聽到有機會在哥倫比亞見上一面，立馬浮出檯面來敲定會議時間。而另一個國家我選擇了巴西，原因是當時我手中握有全公司最多巴西客戶的業務，但這些客戶都不是固定客戶而是游離或是靜止客戶。剛進公司時我手上一個客戶也沒有，主管很熱情地拿了一疊

客戶資料夾讓我試著聯絡看看，而這些巴西客戶就是在一堆資料夾中的其中幾位。但為什麼應徵西語國貿業務會負責到巴西的客戶？原因很簡單--因為主管和大部分的人一樣認為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是差不多的，所以認為我和巴西客戶溝通應該也不成問題。就這樣我誤打誤撞地學了葡萄牙語並開始耕耘巴西市場。還記得我離開公司時，已經成功地把巴西市場的營業額提高至全公司業績的第3名。

因為第一份工作的關係開啟了我對巴西市場的認識，但為了能夠深耕巴西市場我選擇離開當時的工作到葡萄牙里斯本大學進修葡萄牙文。原本打算用一年的時間來精進自己的葡萄牙文，但是才開學一個月我就毅然決然地返回台灣找我的下一份工作，因為我發現葡萄牙的葡文和巴西的葡文之間的差異頗大，在書寫時可能感受不到兩者之間的差別，但是在發音的部分就可以明顯感受到差異。考量之後想要繼續經營巴西市場，所以還是得學巴西葡文才能更融入當地的文化。我沒花太多時間考慮就下定決心認真找一份可以派我去巴西的工作，讓我在精進葡萄牙文的同時又可以存錢。也因為我的目標很明確，所以我只有投一份履歷也只有面試一間公司，最後幸運地被錄取了。



這次的公司是一間上市電子代工廠。與第一份工作不同的是，這間公司各部門分工極細。我應徵的職位是 Account Manager，主要工作內容是維護好公司和客戶之間的關係。但也因為客戶都是國際知名大廠，因此較戰戰兢兢。和國際一線大廠一起工作的好處是可以學到很多讓做事情更有效率的方法，也讓未雨綢繆的風險管理觀念深植腦中。在台北受訓的1年時間裡大部分都是在學習如何操作公司系統還有和處長一起去拜訪有意願到巴西廠投產的客戶。另外有半年的時間我被派到竹南的一間半導體封裝廠協助擔任巴西廠員工返台受訓的葡文翻譯兼導遊。當翻譯的這半年是我對封裝產業的專業知識與葡文進步最快的時候，因為作為巴西員工和封裝廠工程師之間的橋樑，翻譯的內容一定要自己完全吸收理解後才能如實地翻譯給巴西員工操作，所以我誠懇地說在受訓的過程中學習到最多東西的人一定是譯者。時光飛逝在無憂無慮的受訓日子中，受訓結束前赴巴西的工作簽證也同時拿到了。

於是2016年的八月我被正式派到公司位於巴西的工廠上班，雖然外派的工作職位是業務，但身為巴西廠少數幾位會說中葡文的台灣幹部，很多時候要支援其他部門也是常常會有的事情，畢竟海外人力不足，加上我們是台灣總部派來的幹部，所以有時候還需要身兼台灣長官們在巴西的溝通橋樑，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任務是將總部的目標順利傳遞給



巴西廠來達成，所以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的情況幾乎是天天在發生。常常白天上班，晚上又得和台北開會；台灣和巴西時差剛好12小時，因此巴西下班時間正是台北的上班時間，所以晚上休息的時間正是台北老闆要交辦任務的時刻，一天工作12~18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情。說到這裡應該沒有人會認為外派工作是輕鬆的，但不要灰心，因為這絕對是增長能力與鍛鍊應變的最好機會。另外平時我不會去計較什麼工作應該是由誰來做，因此常常最後會有一些沒人肯做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但也此讓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不同部門負責的專業領域，例如：物流、財會、稅法等。除了拓展新業務和維持現有業務的運作外，我在當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公司密切與巴西政府部門合作。畢竟會到巴西投資的外商大部分都是相中巴西政府在當地所訂定的基礎生產流程 (PPB)。這項規定讓巴西當地生產的產品有絕對優勢來和進口的產品競爭。法條裡



明確定義出每個在巴西生產的產品都要有一定比例的當地零件購買率(local buy)·若當地廠商每年沒有達到所規定的百分比·則無法享有稅務上的減免。因此常常在政府要更動法律前·會發草案到各個可能被影響的產業或公司·甚至舉辦公聽會·等待大多數的公司都同意後法案才會被送進國會做審查。也因為業務平時的工作內容最了解公司對未來市場的策略與規劃·所以讓我有機會常常代表公司和巴西政府單位與其他競爭對手開協調會·盡最大的努力守住對公司有利的法案·同時也會安排時間和政府相關部會開會想辦法遊說官員將法案導向對公司有利的方向。

最後·我建議有意願到國外工作的學弟妹們可以多累積自己的語言實力·除了第二外語的優勢外也要好好的增進英文的程度·畢竟在國際場合上主要還是以英語作為雙方溝通的語言；再來就是

要多注意平時國際社會所發生的新聞·不論是財經方面或是政治方面的·因為這些新聞可以協助你判斷國際情勢並在必要時適時地修改策略做因應·也可以做為平時和客戶或是政府官員見面時打開話匣子的好話題·展開生意或是交流的開始。

Redactor Jefe 總編輯

Maite Lin 林惠瑛

Revisor de Español 西語校稿

Rachid Lamarti 葉汐帆

Revisor de Mandarín 中文校稿

Tai Yu-fen 戴毓芬

Diseñador gráfico 美術設計 & **Imprenta** 印刷

Tienkui 天魁





